

老画家贺友直的老上海风情画系列正在《夜光杯》上连载，我都注意欣赏，很有味道。那天看到一幅《南阳桥系牛公司》画并文，引起我许多联想，因为我的祖父母以及叔父、姑母都曾在东台路居住过二三十年。我在少儿时期常来此特别是过节拜年必来问候长辈们，这时就会说“我们去南阳桥！”因此对这里还颇熟悉。那个杀牛公司差不多当时上海人都知道。那时不在闹市，因为南阳桥地处上海老县城的老西门外，原来应和八仙桥一样实有其桥，就如八仙桥挨着洋泾浜（今之延安东路），南阳桥南面紧邻有唐家湾、斜桥等等，从这些地名可知道那时老县城外原是一片河湾泾浜纵横交叉的水乡，1849年开始划为法租界后渐渐开发起来成了今日的上海。南阳桥地处边缘，有意思的是这个屠宰场却称“公司”，说明已是有了租界后新的资本企业模式深入到了“屠宰”这样的行业，所以当做一件新鲜事引得人们广泛注意。

如贺老说的，南阳桥其实还有一些很值得说说的名堂。我虽然离家乡数十年，那里有一个寺庙至今给我印象深刻难忘，就是有名的法藏寺正坐落在东台路西侧的吉安路。它的建庙历史虽然不长，创建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但却与玉佛寺、静安寺、龙华寺这些古寺齐名被称为上海四大名刹之一。家父

南阳桥·法藏寺·大铁门

丹晨

与叔辈们曾在此寺为先祖冥寿请主持方丈作过三天法事，我们小孩也就在此玩了多天，故知道此寺规模宏大，煌煌壮丽，不像一般古庙都是传统的砖木结构；但那时年幼不懂，现今查看网上资料才知具有古罗马建筑风格，且有 大雄宝殿、弥勒阁、藏经楼以及能容近千人的法堂等等组成，是上海唯一的天台宗道场，作为讲寺有相当重要地位和特色。但据在南阳桥长大我的二妹说：她上小学时放学后与同学常来此玩，解放后不久再去时看见都改成一些机关的办公室，寺庙已完全被废。又据资料说，“文革”时竟改成工厂，大雄宝殿成了装配车间，一个巍峨庄严、

美轮美奂的寺庙建筑群几乎成了废墟，许多珍贵的明清佛教文物也都被毁。这样的事情在“文革”时是很普遍的，但我听了仍然感到惊心。

当其三个古寺在八十年代就开始修复开放，只有这个法藏寺直到

1997 年政府才把主体建筑收回，花费巨资将大雄宝殿按原规模重建完成开放，其他部分还有待时日，且工程浩大。我久未回家乡，这些情况多半得自网上资讯，希望都是准确的，也是令人鼓舞的。正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但不管怎么说终于开始修复工作，希望能如古人说：做一件事，“……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诚其意……”语出《大学》，如今修复这类具有重要历史、宗教文化价值的建筑，也应有一片虔诚之心，不能有太多的世俗功利掺杂其中。

南阳桥还有一处已经了无踪影但却非常令人惊心的历史遗迹，这就是在东台路东，曾是当年法租界与南市（当时称“中国地界”）交界处有一座大铁门，我在小时候还看见过此门，但已破残歪斜。抗战后，我国政府全部收回各地租界，这铁门当然也随之消失。但之前 1937 年日寇武装进攻上海，对和平居民狂轰滥炸，大世界、日升楼、汇中饭店、火车站等人口稠密的闹市都遭到炸弹袭击，虹口、南市等地区民众纷纷逃难。那时上海人有一句对此历史事件的概括：“东洋人打进来个辰光！”竟有四十万人涌入租界避难。“八一三”发生后的几天，有十几万人汇集在这个老西门外、南阳桥的大铁门旁，欲进租界而不能。那悲惨的一幕在当时报纸上多有报道，容我在这里作一次文抄公，抄录两位作家目睹的惨象。

巴金在一篇给日本友人的公开信中写道：“在南

市有十万以上的难民鹄立在街头等候租界铁门的开放，为的是逃避贵国‘皇军’的枪刺。没有水喝，没有粮食充饥，他们已经在民国路（今人民路）一带站立三四天了，天上落着不歇不尽的细雨，初冬的夜是十分寒冷的，一边是快要吞噬一切的火光，一边是冷硬的铁门，你们皇军的枪刺又在不远处发光……谁能想到他们在几天以前还是和平甜蜜的家庭中的父母，夫妇，子女呢？是什么人使他们堕入在这惨苦的深渊？是什么人夺去了他们的和平与幸福？……”

靳以在《孤岛印象》文中写道：“法租界上接近民国路的铁门都关上了……多少男女老幼拥挤着连同一件什物，塞满每个铁门。可是那些铁门兀自紧闭着，巡捕们还用鞭子和木棒抽打从隙缝中伸过来的手……他们有的已经两天没有食物入口了，就是水也没有，夜里还下雨，寒冷的风将更使雨水像冰一样地淋在他们的身上，不时的惊恐又吓坏了他们。一个或两个武装的敌人走过了，平端着枪，谁能保他们不射击呢？一个走了，又是一个，谁能算得他们不被连串地牵走，遭遇最后的命运呢？……可是这中间却立着一道严峻的铁门！……在中间，是一道可以互望而不能互通的铁门！”

中国老百姓在自己的国土上被外来侵略者追杀，这是国难；中国老百姓在自己的国土上被外国人拒绝进入，那是国耻。铁门成了一个标识，历史的一瞬间定格在这个画面上引起了作家的关注和描述。虽然这都已成为过去的一页，但我想：如果在那道铁门的遗迹上，即在马路边上，建一块小小的石碑铭刻这段曾经有过的历史，让国人不忘过去的难和耻，我想比现在有的人空喊打打杀杀要有意得多。这并不需要花费几分钱就可以做到的，似乎是文史工作者应尽的责任吧！不知陋见是不是！

《后花园》是一本好书

张和珍

陕西作家方英文的长篇小说《后花园》出版已有几年了。当初出版时我就准备去买来了读，但是无端地被一次次搁下了。前年《后花园》入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遗憾最终没有获奖。

这次网购一批书我首选了《后花园》，我在购买的 13 本书中挑出第一本来读的，是《后花园》。很同意对此书的介绍：博雅谐趣，纵横恣肆，朝晖夕阴，楚风秦韵。读来引人入胜，颇有“今夕画廊，心灵史诗”的意境。能够让我一口气读下去并且读完了的书就是好书。我感觉《后花园》有《围城》遗风。所以喜欢。

其实我早就“认识”方英文，因为我一直关注他的博客。我知道他供职报业，知道他曾经下派挂职副县长，知道他的书法很棒。

书读到一半的时候，我第一次在他的博客留言：“最近在读你的《后花园》。后悔书买得晚了。”

作家回复：“可能正是时候。”果然幽默，且没架子。书看完了，我又留言一句：“最新版的《后花园》一口气看完了。读完后意犹未尽，满是惆怅。”

作家回复：“观看落日，也是如此。”果然是真的幽默睿智。

什么是“故乡”？什么算“故乡”？人们的认识多样化，但“故乡”带给你、我、他共同的是感情、怀旧和思念，故乡的一草一木，当地的习俗美食，邻里的和睦相处，几乎又是普遍的浮想。

已经成名，一生忙碌，上了年岁的名人，现在的定居地——这个市，这个区、这个街道，这个里弄将是踏踏实实故乡之一。

徐汇区的天平街道，住了不少文化名人，有的已经退休，有的到了耄耋之年。今年国庆节住在天平的新老文化名人与社区居民举行了一次“国庆联欢会”，地点在“徐汇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礼堂，时间 9 月 29 日晚，由天平街道党工委、街道办事处主办。晚会开始前约一小时，400 多人的礼堂，舞台上已坐了 100 多位南洋模范中学大型交响乐团的年少同学，他们在曹鹏的指挥下正在做演出准备。曹鹏是著名指挥家，他带领的交响乐园西赴欧洲，东访美国。这天的演出，边指挥，边介绍贝多芬，边推广交响乐，边分析演奏曲的主题，别开生面。台下观众同时在欣赏他指挥时有力的背影和上了年岁、别致的艺术家发型。曹鹏的指

名人的故乡

范祖德

挥一丝不苟，滴水不漏，南模同学跟着他的指挥，全神贯注，精神饱满，台下或肃静无声或热烈掌声。台下还坐着一位天平居民，著名老指挥家陈燮阳，和陈在一起参加晚会的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作曲之一的音乐家何占豪。联欢会上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李玮捷和沙利文用钢琴和小提琴演奏了

《梁祝·化蝶》。《梁祝》，从她诞生起，我已记不清听过多少遍，但听二位青年用钢琴和小提琴合奏还是第一次。动人优美的演奏和南模交响乐团的水平，在我这个外行看完全可上中央电视台的“春晚”。

天平文化名人任桂林、饶余鉴夫妇，李炳淑、王珮瑜、唐元才、孙徐春、沈惠中等歌剧、京剧、沪剧文化名人也纷纷上台演出，多年不见的老艺术家们，优美的清唱，亮丽的音符，从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

世界知名的上海音乐学院坐落在徐汇区，何占豪的学生，上海音乐学院培

养出的四川女青年，国家一级演员，二胡演奏家马晓晖也应邀登台演奏二胡《藏龙卧虎》，她还和音乐博士老外提姆·凯利合作演出，为晚会带来了“国际化”。

约一个排的武警战士坐在前三排，庆国庆天平人一定不会忘记保家卫国的解放军。

上海已经进入老年社会，名人也会老，都会住在某个社区安度晚年，晚年居住的社区，大概是最后的故乡，分外亲切踏实。天平社区的国庆联欢会最

大特色是那里的人名，没有架子，喜庆佳节只要身体好，抽得出时间就要“名”“民”同乐。联欢会没有华丽的舞美，更没有如用一根钢丝把人从舞台顶上吊下来这类老了套、又费钱、也不美的“特技”。天平社区的联欢会是上海和谐社会的缩影。我感觉不足之处似乎会场还可大一点。

悼蒋大姐慕萍(1)

翁思再

海上依稀倩影留(2)，须生巾幗亦风流。曾经李奶踱方步(3)，却喜伍员歌美喉。吊孝门前思(吊孝)(4)，莫愁湖畔劝莫愁(5)。灵堂犹奏城楼曲，五丈殒星恨未休。

注：(1)蒋慕萍为杨宝森弟子、孟小冬身后女老生中佼佼者，为江苏京剧院台柱，被尊称蒋大姐。(2) 蒋慕萍年轻时住在上海重庆南路三德坊。(3) 蒋慕萍“文革”中被迫改唱老旦，扮演《红灯记》李奶奶时不经意走老生脚步。(4) 上世纪 60 年代初蒋慕萍新排《卧龙吊孝》，尝试“言腔杨唱”成功，每演必火。(5) 蒋大姐南京寓所毗邻莫愁湖公园，灵堂设于此。

镇浪荡

——长兴岛风情录

吴建国

凰镇，潘家沙上的潘市镇都是规模较大的镇，镇上居住的都是生意人和手艺人。有道是一个铺面养三代，二三十年后，他们的儿子都变成了闲荡的一代。这些人每天集中在茶馆里或者酒馆里，嘴里说的是本地人似懂非懂的苏北话和上海话，他们和船家个个都是朋友，他们都去过上海南汇昆山常州，远的还到过九江武汉。他们拎得清世面懂得行情，但又都是游手好闲的一群，他们被沙上人叫作镇浪荡。在上世纪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们有的成了土匪伪军强盗，有的因为接受新四军而成了革命的功臣。

这是长兴岛的一代镇浪荡。

新一代的镇浪荡绝大部分是农村里长大的孩子，他们第一次到镇里来，是因为上学读书的缘故。认识了镇上的同学，了解了镇里的生活，煤球炉子里的烟雾，弥漫在整条街上，也弥漫在一个少年的心里——这里没有土地，无需在地里劳作，不用劳作也可以天天吃饭喝酒？这是那个年代一个学生少年看不懂也无法理解的事情，这样的生活让他们心生向往，让他们梦寐以求。巧的是这群学生少年在他们中学毕业踏上社会的那一刻，农村的土地承包了，人不用依照生产队的编制必须在地里劳动记工分，父母在承包的土地上劳作，他们在镇上消遣。他们没有“一春浪荡不回家，自有穹庐障风雨”的诗人的豪迈，文化的欠缺让他们无法接近更高层次的生活。养鸟遛狗束缚的是人的手脚。随着时代的变迁，他们经常出入的地方也在变化，开始的洗头店洗脚店，后来的浴室棋牌室，当然，浴室是他们最为喜欢的地方，洗澡敲背麻将喝酒都是他们最爱的。从捞机、大哥大到现在的 iPhone5s，从喇叭裤、梦得娇到现在的皮尔卡丹等名牌，装备在不断变化，服装在不断变化，唯一不变的，是他们的身边总会有各色靓丽的美女。

一条船靠码头，不管它装的是石子黄沙机器设备还是油盐酱醋，他们都能看到商机。几个陌生的人从马家港上岸，刚刚在凤凰饭店坐下来，他们就知道来人要买什么或者推销什么。因此，在相对闭塞的长兴岛上，他们是最先富起来的一群。

务农是长兴岛人口的主要成分，镇浪荡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是土地的儿子，但与地里和劳作无缘，本质上，他们是轻视劳动的一群。他们时尚张扬潇洒，这让在地里劳作的长兴岛农人感慨万千，让他们百思不得其解，直到今天，他们还是看不懂想不通，在收购桔子的车旁，在贩卖鱼鲜果品的柜台前，农人们只能远远地望着他们，心里骂道：镇浪荡！



九华金秋 (水彩)

荣德芳

张香桐因家境贫寒，14 岁才有机会进入正规小学学习，两年毕业后靠父亲借钱考入河北直隶省立第七中学学习。1943 年元旦前夕，毛遂自荐的张香桐靠着变卖衣物、书籍才凑足留学路费，坐着从重庆飞往印度加尔各答的军用运输机转赴美国耶鲁大学。1956 年，在纽约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工作的张香桐带着 6 大箱仪器，利用去北欧讲学的机会，转道东欧和莫斯科回到北京。

作为树突生理功能研究的前驱者，著名的神经生理学家、张香桐的实验记录、切片图谱、手稿都是一丝不苟，像工艺品般精美。张香桐少年时代就喜欢铅笔写生画，1944 年发表在美国《比较神经学杂志》81 卷上的论文《穿山甲锥体束高位交叉》中所用的几幅插图，都是他绘制的。张香桐在他撰写的科普著作《灵性的王国》一书中说过：“我这些插图结合了西洋写生画的技巧和中国工笔画、水墨画的艺术手法，像照相机一样显示出脑结构的真实形象。这是我在逃难过程中，由于生活单调，便在有空的时间学习绘画，从中得到乐趣。”

“人，尤其是学习，应当像乌贼那样，不论走到哪里，都要留下一丝墨迹。”这是张香桐题在自己画像上的一句话。1987 年张香桐去美国讲学发生车祸，在孙家卧床养伤的日子里，因为觉着寂寞无聊，他尝试将朱伯庐的《朱子家训》译成英文。自此，他开始逐字逐句推

留下一丝墨迹

费滨海

敲、翻译起来，译稿完成后他又请友人美国教授作了审阅。1993 年《英译朱子家训》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受到了海内外读者的欢迎。这也可算作张香桐在病榻旁留下的“一丝墨迹”了。

2000 年我去上海生命科学院给张香桐院士颁发“徐光启科技荣誉奖章”，终于见到了这位睿智的科学家。93 岁高龄的张香桐鹤发童颜，反应敏捷。他风趣地向我讲起徐光启老师利玛窦的故事。“利玛窦一到广州，以为粤语是国语，于是花了整整 10 年时间学会了粤语。之后他去了北京，才发现京城的人并不懂粤语，无奈之下又用了 10 年时间学会北京话。后来他随徐光启来到上海，结果又学会了上海话。30 年，这位外国传教士先后学会了中国三种方言。利玛窦至死也不知道中国究竟首先应该学会哪种方言才是对的！”张香桐当年讲故事时的音容笑貌宛若昨日，历历在目。

记得那次我还问过他是否还在写字？张香桐笑着回答我：“当然在写。”晚年他每个星期天的早上都会在家关起门来，独自沉浸在篆、隶、楷、行的墨韵世界里。他的楷书字体工，骨肉匀亭，严谨工整。所写内容多为古文名篇，如诸葛亮的《前出师表》《后出师表》、老子的《道德经》等。

地理学家的诗和书法，明请看本栏。

